

桂荣

■红珂

桂荣姓刘，一米五五的身子，精瘦精瘦的身板，是田边一株朴素馥郁的小野花儿。

1958年，二十四岁的桂荣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周来同，和男人随着人流去逃荒。走着走着，男人说：“不行！我们周家几门子就这一个儿，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于是，抱着儿子回家。孩子肚饥，挤着俩眼握着俩拳暴哭。哭声像狼崽，像虎娃，就是不像婴儿。桂荣红了眼圈掏出乳头，任孩子急切地一口叼去。大人也肚饥，乳中没奶，孩子就拼命吮。桂荣乳痛，刀割一样，火烧一般，可是，不忍孩子去嘴，咬牙忍着。忍着忍着，眼里就泛起泪花，不一会儿就扯起泪线。孩子真的吮出液体，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酣畅淋漓。终于松开嘴，打个饱嗝，一股浓浓的血腥气。孩子嘴角挂着血迹满足地睡去，桂荣痛得彻夜不眠。

1962年，桂荣生下二儿子周来峰。然后，隔三年两年，隔三年两年，又先后生下四个“来”。六个儿子，不嫌烦，不怕累，之间又收养一个闺女。谁让闺女没爹了？谁让闺女没娘了？她自己十几岁上没了娘，知道没娘的苦，想都不想，把闺女领回家。白天去队里干活儿，一个妇女问：“来他娘，七个孩子忙得过来？”“忙得过来。”“怎么忙得过来？丫头片子送人算了。”“到家了，就是自家孩子，哪能送人？”

回家时，桂荣顺路够榆叶挖野菜。干一晌农活儿，腰酸胳膊也酸。可是，绷直酸腰，伸直酸胳膊，捋榆叶儿。一柄叶拿手里就像一块砖，但是，慢慢地捋。看见野菜，两眼发光，迈开酸腿奔过去，挖宝一般挖出来。这可真是宝，比榆叶好嚼，还不那么干肚子。家里人多劳力少，粮食不够吃，只好拿榆叶掺面里，拿野菜掺里面。闺女家喉咙嫩，榆叶野菜掺多了

拉嗓子，挤巴挤巴掉眼泪。就给闺女另做，有时掺点儿榆叶野菜，有时不掺。哪个“来”要吃，就说：“破小子一边儿去。”说完，暗自心酸。太阳落下，一家人睡觉，桂荣照例点上豆大的棉油灯。男人问：“又纳鞋底？”“嗯。”月亮中天了，男人迷迷糊糊问：“还纳呢？”“鞋底儿完了。加长点儿衣裳。”鸡叫了，男人问：“还没加完？”“完了，我这就眯会儿。”

一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两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三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七个学生，七座大山压头上，可是，一个也不卸下。在大田锄地，和她并排的一样多子的妇女说：“来他娘，我扛不住了。干脆把孩子留家吧。上啥学，还不如挖野菜呢。明天我就不让我家小子上学了，一个也不去。”桂荣不停锄，想也不想说：“咋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锄一会儿，又说：“他婶子，让孩子好好上吧，不然眼前就会一抹黑。”妇女说：“太难熬了，苦水煮着，树叶撑着，唉！”桂荣轻轻笑：“还有水，还有叶，就能过日子。哪那么金贵，紧紧忍忍，就一天一天过去了。”

七个孩子还没成人，老的老了。娘家爹，婆婆婆娘，膝下无子的婆叔婆婶，还有邻家孤寡，都需人照顾。桂荣还是想也不想，说：“都请来。”男人心痛地看着老婆，问：“不怕苦？”“不忍老人凄惨。”“真想好了？”“人多口粮更紧。饿点儿没啥，没人管凄惨。”于是，都请来。屋子满了，粮缸空了。再干活回家，顺路狠狠地够榆叶，狠狠地挖野菜。馍是绿的，汤是绿的。还不能畅食，分着吃。大家绿馍下肚，绿汤下肚，就像仁芝麻俩落到瓮里。再干活儿回家，顺路更狠狠地够榆叶，更狠狠地挖野菜。还是不能畅食，分着吃，就像五芝麻仁豆落到瓮里。老人都说：“很好很好了。”孩子



资料图片

都蔫巴巴的豆芽菜一样不哭不闹。不是突然间长大，而是没有力气。

两场秋风刮过，地里没野菜了，树上没榆叶了，桂荣锁起眉头。突然间又微笑起来，剥榆皮捡黄叶，拿回家晒干，用心砸烂揉碎掺面里。有劳力多的人家可怜孩子，给碗小麦红薯干子两掺面：“给桂荣做一顿，少掺点叶子吧。”桂荣感激地接过来。再做饭时，就想给小六和闺女另做一顿，让俩孩子好好吃回纯面的。于是，两掺面小心地倒盆里，给俩孩子和面擀面条。和着和着，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让五也吃点吧。和着和着，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让三也吃点吧。和着和着，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突然，把榆皮叶子粉倒一瓢。一锅面条粗拉拉下出来，老老少少，一个不少，分着吃。老人都含泪说：“让桂荣多吃点吧。”桂荣微微一笑：“都吃都吃。”

包产到户，农家日子一天天好过，转眼到了2014年。八十岁的刘桂荣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打颤。三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和三房儿媳在城市工作，供着母亲花钱；另外三个儿子和三房儿媳在家务工务农，用心侍奉着母亲；嫁在邻庄的闺女三天两头来看母亲，亲热地嘘寒问暖。桂荣飘香得香，每天甜甜地笑呢。

春曲

■王猛仁

春至

你将你的故事
躲在一朵潮湿的云里
很低 很低

伸手触摸
我能抓住布谷鸣叫的翅膀
以及
蚯蚓冬眠的鼾声

紧接着
你给春天涂上一层胭脂
把大地打扮成待嫁的新娘

从此 有关你的故事
在初春的夜晚
孕育成形

春景

清晨
春意盈盈
身旁的一棵垂柳
对着河面
用细雨梳理自己的长发

一只鸟
不住地鸣叫
是对着即将绽放的杏花微笑
还是在寻找
刚刚遗失的梦

河里停着一只小船
却在出神地看着
一动不动

春巢

雨 轻盈地 朦胧地
在眼前飘落 一滴一滴
爬满心事的苔藓
浓密而郁绿

堆砌的鹅卵石
一面仰望 一面沉思
曾忽略我当年
沉重而矫健的足迹

雨燕掠过天际
衔回湿泥
在屋檐垒起了春巢

落叶含着泪水
依恋着树干
赤裸裸的枝干
在雨中瑟瑟发抖

我走着走着
冷静而缄默
墙角的蜘蛛
正用我的思绪
编织成网

春梦

三月的沙颍河畔
鲜亮而生动
记忆延续了千万个冬
风雪后 有泪的痕迹
打湿了笛音 淅淅的旋律
风干后 梦依旧挂在
圆的月色里

身后 不断有陌生的声音
蓦然回首
竹笛 横在中原的天外
有一个女子
立成东方的秀姿

断节瘦削的竹管里
来自亘古的天籁之音
咬住她殷红的唇
探寻处于幽闭的心

夜 缓缓地膨胀着 收集
微风中飘逸着的轻盈
摇曳的枝条
透过层层薄雾 砸碎诗人的梦
惊落了柳梢浅浅的月

倾听内心的声音

——《穿PRADA的女魔》读后感

■杜放光

张小娴曾经说过，时间是个有趣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怎么样改变你，比如说曾经不喜欢的东西，或食物，或书，或酒，或人，后来有一天却喜欢上了。此刻，与我而言，《穿PRADA的女魔》正是如此。N年前初见，浮光掠影，只觉时尚迷了眼；今再邂逅，却能静心驻足，细品个中滋味。

毫无疑问，文中的米兰达是个抢眼的角色，她飞扬跋扈，又极具专业精神。为了杂志，她不停奔跑，玩命工作，不断付出，为工作牺牲掉私人的生活，牺牲竞争对手，也随时被更强的对手或者老板牺牲掉。作为时尚魔头，她负责主编的杂志发布全球顶级设计师的最新作品，引领四季时尚潮流。在最灿烂的光线下，在最羡慕的目光中，在最靓丽的舞台上，化身为王。

镜头转换，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安迪走进了米兰达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因性格原因面试成功，成为米兰达的第二女助理，需要负责米兰达的部分日程安排、衣物的搜集、咖啡、牛排，还有她的双胞胎女儿的衣食住行。面对米兰达近乎刁难的指令，安迪想方设法努力完成。

在安迪身上，恍若看到了“成长”开出一树繁花。在经历了慌乱、压抑、抱怨、反省和改正后，安迪逐步步入角色。从换的第一双鞋、第一套衣服开始，她在不断地改变自己适应这个环境，成功地被米兰达女王定为第一女助理，并被带着参加了最重要的巴黎最时尚前沿的一次年度盛会。

故事发展到这里，极符合当今风行的励志路线，似乎已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然而，当事业日趋稳定后，安迪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最初的生活和最真实

的愿望，亲情、爱情、友情纷纷背离。尤其当她目睹了米兰达面对即将崩溃的婚姻的脆弱和无奈，以及不动声色保全事业的狠辣老到的手段后，安迪听从了内心的声音，扔掉手机，果断转身，得以重返朴素的生活和真挚的爱情。

转身这个动作，并不复杂，恐怕从我们学站立的那天就会了，而这个如此简单的动作，长大后反而有的人不会了。这是因为，转身比坚持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作者劳伦·薇丝伯格以其自身的经历来创作，试着阐述一个理念：有时，梦想很高，很远，你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竟是如此相悖。不如转变心态，适时转身，找到适合自己的前进道路。

转身不是退缩，不是逃避，不是以消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而是勇敢地正视，清楚地判断，正确地选择。转身不是生活的终结，而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开始；转身不是单纯的肢体动作，而是为人生绘上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原本，安迪和米兰达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们有各自的追求，各自想要的生活。为自己的梦想奋不顾生，是她们的相同之处，也是最大的不同。当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魅力出现碰撞，她们背道而驰；安迪选择了转身离开，米兰达选择了坚守。两个价值观迥然不同的人就像生活在两条平行线上，但最终选择的是互相尊重。

的确，生命的沿途原本就无所谓对错。究竟是要T恤般舒适的人生还是要礼服般华丽的人生，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坚守者自然值得喝彩，可转身者同样值得佩服。也许，只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最幸福。也许那生活不是最好的，却是最爱的。



思念

■张坡

你的身影常在眼前浮现，
你的声音常在耳边回旋。
每时每刻常把你思念，
梦乡之中常与你相见。
咱相处之中无话不谈，
咱欢乐之中情深绵绵。
你我好比鸳鸯鸟，
你我好比并蒂莲。
你外出打工咱相隔遥远，
心上人啊怎不叫俺挂牵。
谁为你洗衣，谁为你做饭。
谁为你铺床叠被，
谁给你温暖。
心上人啊你听俺肺腑之言：
烟不抽酒不饮，
凉水剩饭不要端。
路边的野花不要沾，
你若想念俺，
掏出照片把俺观。
再不然打个电话与俺谈，
家中的事儿不要忧担。
父母子女我会管，
责任田我常去看看。
咱齐心协力建小康，
早日把家庭重新打扮。
心上人肺腑话儿对你讲，
咱二人共同去话那情的思念。